

散文

SANWEN

橘园颂歌

风很大，云很低，也许要落雨了。

我和海军大尉并肩走着，沿着海边那条鹅卵石铺砌的小路，向东走去。

海军大尉是个非常豪放的人，平日爱说爱笑。现在，他却无言地走着，两眼呆滞地平视前方，仿佛身边并没有我这个同行者；我也无言地走着，我所能够知道的，他昨夜不是全都告诉了我吗？

我们无言地一直向东走去。那动人心魄的风浪声中，有海鸥的啼叫，也有我们沉重的脚步声。

爬上山坡，便看见橘园的竹篱了。

“到了。”海军大尉整理一下军帽和衣领，双手推开那掩闭着的竹扉。

噢，到了……

我踏上门口的石阶，不由得回身望去，群山环抱的剑螺港，全部袒露在我的眼前。这时，海上那迅疾的风正卷起万堆白浪，不息地冲击着岩岸，溅出雪亮的水花；对面玉龙山脚下的锚地，停泊了近千只落帆的渔

船，在激荡的水面上颠簸；左边，我们来路的尽头，挨着码头停靠一列炮艇和战舰；右边，从两山挟持的海口出去，那白茫茫一片的就是东海了；身后的丹凤山十分陡峭，它的凤冠——该是几棵扎根于石罅中的老榕树吧？时而从阴云中露出，时而又被阴云遮蔽。

啊！晴朗的日子，这儿该是一个多么美的所在！

看守橘园的老人迎出来，远远就认出海军大尉，他连连地说：“哦哦，你又来看他们了。”

他们，十七个水兵，在这儿整整睡了三年了。

我们穿过结满青色果实的橘林，走到橘园后面的董色石壁下。那儿并排有十七座坟，坟上都新培了黄土，碑前的花束还很鲜艳。老人说，有一群远海归来的渔民，昨天刚刚来过……

我和海军大尉脱下帽子，默默地垂下头来。静默中，我听见海军大尉急促的呼吸，老人轻声的叹息。

我的心情异乎寻常。我用心里的声音和他们谈心：“你们睡在这儿是不寂寞的吧？你们抬起头、睁开眼，就可以看见祖国的山、祖国的海、飞驰的风帆、辛勤的渔民，以及他们那海洋般沸腾的生活。你们睡在这儿是不会感到孤单的，常常有海上归来的渔民、船夫、水兵、假期中的孩子们来看望你们。今天，我虽然没有献上常绿的松枝、鲜红的花束，却带来了我满腔的激情和赤子之心。”

我默立在坟前，很久、很久……

我不是在期待他们回答什么，我想起了他们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！

……三年前的今天，天气也是这么阴沉。剑螺港指挥部忽然收到一只海上巡逻艇发来的急电：“我艇在鳌

屿海面发现敌情，敌机——”是因为天气干扰呢？是因为发报机发生了故障呢？还是因为谁也不愿设想和相信的情况呢？电讯联络到此中断了。

一小时后，海军大尉——当时他还是一个炮艇中队的队长，接受指挥部的命令，带领四只炮艇，载着几十颗焦急的心、不安的心、关怀着战友的水兵的心，迎着浪、迎着风、迎着闪电、迎着雷声，赶到鳌屿附近。

他从望远镜中搜索天空，天空除了低飞的阴云，哪里还有敌机的踪影？

海上，鳌屿浅滩地带，我们的巡逻艇正在燃烧，艇尾已经下沉，指挥台上有一股浓烟上升；而在浓烟和烈火之中，靠近桅顶的软梯上，站着一个水兵，他用两顶帽子代替手旗，断续地、重复地发出这样的信号：“我艇已经丧失战斗能力，我艇胜利完成战斗使命！”

等到四只炮艇赶到出事地点，巡逻艇完全沉没了。汹涌的波涛上只飘浮着一层柴油、几顶染有血迹的水兵帽、几件烧破了的水兵上衣。

远处的渔船也扯满风篷，陆续赶来救援了。

渔民们说，不久以前，他们看到四架敌机贴着海面从东飞来，这儿便响起激烈的战斗声音；后来，他们又看见两架敌机，尾巴上带着火焰，栽进公海，两架敌机抖动着受伤的身子，呼啸着向东逃去……

一切就是这么简单。

战斗怎么打响的？

战斗怎么进行的？

敌机怎么被击落的？

我们的巡逻艇怎么被炸沉的？

没有一个人看见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那天傍晚，在汽笛的齐鸣中、飘扬的旗影中、水兵和渔民的泪眼模糊中，沉没在浅滩上的巡逻艇和全部死难者，都被打捞出水面。

巡逻艇中了四颗炸弹。机舱中的发动机破碎了，艇尾的副炮毁灭了；指挥台前虽然中了炸弹，前主炮还是完好的，炮筒上裹有水兵上衣，想必是炮筒打红的时候，水兵们脱下衣服浸透冷水裹上去的……

信号兵腰部受了重伤，他爬过的软梯淋有血迹，他用皮带把自己束在桅杆上，忍受着伤疼、火炙、烟熏，发出最后的信号，以至嘴唇全被自己的牙齿咬破了。

艇长小腹上中了一排机枪子弹，他没有倒下，一只手攥着望远镜，另一只手臂挎在指挥台的铁栏上，倾斜着身子，睁着眼，张着嘴，仿佛还在喊叫射击的口令。

操舵兵头顶中了弹片，有短发覆盖着，并看不出伤痕，他半闭着眼睛紧紧抱着舵轮，好像远航归来后暂时地假寐，一会儿就会醒来。

无线电兵和三个轮机兵，他们的遗体已经难以分辨了。

八个枪炮兵都赤着膊，他们的胸部完全被射击时炮筒中喷出的硝烟熏黑了，枪炮长胸前更有一片火燎的水泡，他们的遗体已被波浪冲击得离开艇身，是从海里寻找到的。

只有炊事兵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，他被卡在右舷的铁索上，但他手中拿的不是饭勺和菜铲，而是一支不知从哪个战友手中接过来的冲锋枪。

巡逻艇的弹药舱中，没有留下一颗炮弹。

每支冲锋枪中，没有一粒未出膛的子弹……

一切就是这么简单。

战斗打得多么激烈？

战斗打得多么残酷？

敌人是多么疯狂？

我们的水兵又是多么顽强？

没有一个人看见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而他们，参加这次战斗的十七个水兵，再也不会坐在海滨的岩石上，或是站在埠头的路灯下，向我们叙说这次战斗的经过了。

你想知道这一切吗？谁又能回答你呢？

你想知道这一切吗？那么就让你的思想长出翅膀来，飞到另一个境界去吧？在那里，你可以找到一个自己认为最神圣、最完美的答案。

其实，我在来到橘园以前，早在渔民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传说，有些传说简直像古代神话那样动人心弦。方才，看守橘园的老人还告诉我们，昨天来扫墓的那群渔民说，这十七个水兵并没有死，每天还巡行在祖国领海的边缘；有人在风起云涌的夜里，曾经听到过他们驾驶着那只巡逻艇，在风浪中奔驰着、呐喊着，带着仇恨、带着射击前进！而当浪尖上磷光一闪的刹那，就看见那个年轻的信号兵，高高地站在指挥台上，挥舞着两顶缀有飘带的水兵帽……

是的，他们并没有死。活在人们歌声中、传说中、心之深处的人，是永生的。

我站在坟前默念着他们那英雄的性格、伟大的良心、坚强的灵魂……

我的悲哀渐渐地淡了。

我因为他们而感到自豪。

我想，我们的孩子们，将来在欢庆每一个胜利节日

的时候，会怀念起这个时代，会怀念起他们，会怀念起许多和他们一样的革命烈士！

我的悲哀渐渐地淡了，我昂起低垂的头。

海军大尉经过一度沉痛的回忆，情绪也许完全平复了，我听见他轻轻地呼唤我的名字，说着：“走吧！”

噢，走吧！

风更大了，云更低了，雨已经落下来了。

1956年10月于北京西山

生的召唤

党中央从延安撤退了……

战马嘶叫，车轮滚动，大路上尘土飞扬，遮蔽了三月的晴朗的天空。我们的队伍在向北转移，战士们沉默地向北走去，向北走去；他们的脸是铁青的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……

陕北的土地在动荡！在燃烧！

陕北人民在经受着血的考验。

那是人心激愤而又沉痛的日子。那是英雄辈出的日子。那些日子，产生了许许多多慷慨悲歌的故事！

……十年的时间像水一样地流去了，有一个故事我却至今不能忘记……

追击的枪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了……

漠风卷着黄沙从塞外飞来。漠风啊！它像一群喝得大醉的凶汉，踉踉跄跄地奔跑着，吼叫着，用那痉挛的手摇撼着这古老的大地，仿佛要扼杀这人间的一切生机。

一支遭受敌人严密包围的队伍，临时集结在一个隐蔽的小山洼里。

这支队伍已经苦战了五天……

战士们是过于的疲惫和饥饿了。他们还紧紧地搂抱着自己那没有子弹的枪，背靠着岩石、树干，低声地呻吟、喘息；他们的嘴不停地嚅动，咀嚼着草根、树皮，和这初春的清冷的空气。

谁都明白自己陷入了怎样的绝境……

但是，那些深陷的眼眶里，却依然燃烧着一缕希望的光芒。

生活着总是美好的。他们是多么希望活下去，向北去，向北去，回到自己的纵队去。

支队长啊！他在思考着什么呢？

支队长站立在解冻的小河边。

他像一尊古代英雄的石像，独自站在那里。他双手紧扣着腰间的皮带，披一件棉军上衣，透过风沙和暮色所织成的帷幕，极目眺望北方那模糊的锯齿似的山影……

此刻，他的心情十分平静。那残酷的战斗，似乎是发生在遥远的、遥远的过去；连战斗的情景，也似乎快从记忆里泯灭了。

他站立在小河边。他想：他们终于阻击了百倍以上的敌人，掩护了纵队的转移，延缓了敌人前进的时间；现在，一个新的军事部署也许已经完成，就等待第一声枪响了。

他站立在小河边，想着、想着……

他想放声大笑，可是没有笑出声音；热泪却滚滚地

顺着两颊流下来，滴落在自己的手背上。他所率领的这个阻击营，四百多个生龙活虎的小伙了，只剩下八十一人了。

风沙大了。夜色浓了。

他忽然跨开大步向山洼走去。他要看看自己的战士去。

火 火 山洼里有人低声地喊叫……

火，火，一堆、两堆、三堆，数不清有多少堆了；
火燃烧在四周的山头上，在大风沙里闪烁……

那火，是露宿山头的敌人放起的营火；

那火，像是古老的墓地里闪烁的磷火；

那火，是一环连接一环烧得炙热的铁链；

那火，又像一条越盘越紧的游动的毒蛇。

支队长啊！面对着残酷的现实。他的牙关咬得紧紧，两只拳头捏得嘎嘎发响。明天拂晓，搜山的敌人就会给他们带来决死的战斗！

继续突围吗？他明白：饥饿的枪，再不会喷吐出杀伤敌人的火花；而没有子弹的战士，又怎么能冲破敌人牢固的封锁线？

……他也饿呀。漠风扫荡着他身边的衰草。他恍惚觉得天在转，地在动，一个巨大的黑影向他走来，那不是被困在垓下的西楚霸王吗？

他不禁想起自己那漫长而又短促的战斗的一生。他想起党怎样把一个铁路工人，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指挥员。他想起自己身经的数十次大小战斗，以及自己在两次战斗中指挥的错误。一种悔恨的情绪忽然涌上心来。他觉得自己在那些战斗的岁月里，为党工作得太少太少

了。

他轻叹一声，拔出腰间的短枪。这支伴随了他多年的枪啊！即或在浓黑的夜色里，也还放射着蓝色的光芒。他用粗大的手掌抚摸它的通身，默默地数着：一颗、两颗、三颗……

他的枪，只有六颗子弹了。

但是，他是一个老兵。在敌人面前，一个老兵懂得如何处置自己。五颗子弹射向敌人，一颗子弹留给自己。

在风沙声中，他听到战士们在低声耳语。他猜得出他们在接受阻击任务的时候，就已经把生死丢在脑后了。现在，只要他下定决心，无论水里、火里，战士们都敢于跳下去！

支队长啊！举起了拳头，斩钉截铁地命令：“弹尽粮绝，决死一战。”

这个命令并不突然，原是战士们预料中的。

……仿佛阴云密布在天空，忽然有闪电的一击，便滚过来隆隆的雷声。

“决死一战！”战士们齐声呼喊。

山洼里人在走动，人声沸腾。战士们给步枪上起刺刀，又毁坏了那失去作用的枪栓；战士们在集中着又分配着剩下的手榴弹……

来自塞外的风啊！吹吧，吹吧，吹吧！

山头上的营火啊！烧吧，烧吧，烧吧！

黑暗无边的夜啊！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

我们的战士，在迎接天明，迎接那最后的决死一战！

我们战士的名字，将化成熊熊烈火，燃烧在历史的天空！

我们战士的英魂，将和宇宙长存！

.....

机要员捧着小巧的三灯收报机走来，小声地问：“毁掉它吗？”

支队长注视着机要员那双乌亮的大眼睛。小伙子太年轻了，他在这人间才活了十八个年头。在他的前面应当有太好太好的青春，太好太好的前程。他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科学家，或者是艺术家。然而他的生命却像昙花一样，刚刚开放就要凋谢了。支队长想到这里，不由得有些悲戚了……

“毁掉！”支队长用手一挥，也挥去了心头的悲戚。

“……不暂时留下！……”

支队长啊！抓过机要员手中的耳机。在这慷慨赴死的前一刻，他还想最后听一听党中央的声音，向党告别……

耳机里沙沙发响了。

支队长皱着眉头，聚精会神地从那纷乱的、嘈杂的“信号”干扰声中，捕捉到一个低微、清晰，而又熟悉的女音——

“…… R! XNCR! 在这次播音时间里，我们将播送毛泽东同志的两首诗词，请各位注意收听……”

这声音是一道电流，流过支队长的周身。

经过刹那的中断，一个男性的声音，以他饱满的情绪，铿锵的声调，开始朗诵——

“天高云淡，
望断南飞雁。
不到长城非好汉，
屈指行程二万！”

那诗句充沛着乐观的、战斗的力量！好像一双有力的手，在人们的心上擂起战鼓；擂出了洪亮的、刚毅的、暴风骤雨似的、惊涛骇浪似的鼓点！

“六盘山上高峰，
旄头漫卷西风。
今日长缨在手，
何时缚住苍龙？”

那诗句是生的召唤！给予人们以生的信念、生的力量、生的喜悦；鼓舞人们坚毅的、顽强的、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。活在困苦中！活在战斗里！活在人间！活在大地上 为着战胜敌人！

支队长听着、听着。他的眉头完全舒展了。他的胸脯剧烈地起伏。他的心快要从嘴里蹦出来了。

“不对头！”支队长捶击着自己的前额，对着自己吼叫。

支队长走到战士们的前面，尽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，大声宣布：“不对头 前令撤消！”

战士们听见支队长狂喜的微微发颤的声音，不由得惊讶了。

支队长啊 还想说些什么呢？

他想告诉战士们：方才，毛主席说了……

毛主席说了些什么呢？怎么向战士们解释呢？

支队长停顿片刻，忽然许许多多的话，像暴涨的山洪那样，从他的心里、嘴里，滔滔地奔流出来——

“毛主席说了，枪在我们手中，我们就能战胜敌人。”

“我们不是八十一个人，我们是八十一万人马。”

“枪在我们手中，我们就有办法突出敌人的重围。”

沉默，战士们在沉默……

支队长看不见八十一张脸孔，却看见了八十一双燃烧的眼睛，感觉得出八十一颗心的跳动……

“有办法！”一个战士举起了枪，刺刀的寒光一闪。

“有办法！”八十个战士跟着举起了枪，刺刀的寒光闪闪。

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？

谁也没有去考虑，谁也不知道……

战士们只是完全信赖着自己的指挥员。指挥员只是完全信赖着自己的战士们。而大家都深深地信赖着那电波送来的生的召唤。

那天半夜，大风沙呼啸着……

这支陷入绝境的队伍，终于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，相互扶持着向北走去……

整整十年过去了，时间的流水冲去了我记忆中许许多多的沙砾，但这个故事却是一块闪光的金子，永远沉入我的心之深处了。

每逢想起这个故事，我便会获得莫大的鼓舞。

于是——

悲哀的时候，我会愉快起来；

消沉的时候，我会振奋起来；

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会挺起胸脯一直向前走去。

1957年3月25日于北京



闻捷生前最后一张照片
(摄于1970年1月)